



經典閱讀

第一課 從孩子的照相說起

魯迅

題解

本篇最初發表於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的《新語林》半月刊第四期，作者當時署名「孺牛」。乃作者藉由孩子照相一事來批評當時的社會，不僅不思如何改革文化累積的弊端，反而近乎負氣地僵守傳統價值觀。此行為不僅令人可笑，更會危害民族的發展，讓國家陷入與時代脫節的危機當中。此文今已收錄在《魯迅全集》中的〈且介亭雜文〉。

作者

魯迅（西元一八八一—一九三六年），生於浙江紹興，本名周樹人，字豫才。從小接受傳統文化的薰陶，在南京求學及日本留學期間，又廣泛接觸西方文化。一九〇五—一九〇七年參加革命黨人的活動，發表了〈摩羅詩力說〉、〈文化偏至論〉等論文。期間曾回國奉母命結婚，夫人朱安。一九〇九年，與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譯《域外小說集》，介紹外國文學。同年回國，先後在杭州、紹興任教。辛亥革命後，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員、僉事等職，兼在北京大學、女子師範大學等校授課。一九一八年五月，首次用「魯迅」的筆名，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

本文

上第一篇白話小說〈狂人日記〉，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。五四運動前後，參加《新青年》雜誌工作，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。其中以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時發表的中篇小說〈阿Q正傳〉堪稱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不朽傑作。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因肺結核病逝於上海，上海民眾上萬名自發舉行公祭、送葬，葬於虹橋萬國公墓。其創作主要有短篇小說集《吶喊》、《彷徨》，散文詩集《野草》，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，以及《熱風》等十六本雜文和書信集《兩地書》；尚有《中國小說史略》、《漢文學史綱要》等學術著作。

因為長久沒有小孩子，曾有人說，這是我做人不好的報應，要絕種的。房東太太討厭我的時候，就不准她的孩子們到我這裡玩，叫作「給他冷冷清清，冷冷清得他要死！」但是，現在卻有了一個孩子，雖然能不能養大也很難說，然而目下總算已經頗能說些話，發表他自己的意見了。不過不會說還好，一會說，就使我覺得他彷彿也是我的敵人。

他有時對於我很不滿，有一回，當面對我說：「我做起爸爸來，還要好……」甚至於頗近於「反動」，曾經給我一個嚴厲的批評道：「這種爸爸，什麼爸爸！」

我不相信他的話。做兒子時，以將來的好父親自命，待到自己有了兒子的時候，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。況且我自以為也不算怎麼壞的父親，雖然有時也要罵，甚至於打，其實是愛他的。所以他健康，活潑，頑皮，毫沒有被壓迫得瘟頭瘟腦。如果真的是「什麼爸爸」，他還敢當面發這樣反動的宣言麼？

但那健康和活潑，有時卻也使他吃虧，九一八事件後，就被同胞誤認為日本孩子，罵了好幾回，還挨過一次打——自然是並不重的。這裡還要加一句說的聽的，都不十分舒服的話：近一年多來，這樣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沒有了。

中國和日本的小孩子，穿的如果都是洋服，普通實在是很難分辨的。但我們這裡的有些人，卻有一種錯誤的速斷法：溫文爾雅，不大言笑，不大動彈的，是中國孩子；健壯活潑，不怕生人，大叫大跳的，是日本孩子。

然而奇怪，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館裡給他照過一張相，滿臉頑皮，也真像日本孩子；後來又在中國的照相館裡照了一張相，相類的衣服，然而面貌很拘謹、馴良，是一個道地的中國孩子了。

爲了這事，我曾經想了一想。

這不同的主要原因，是在照相師的。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勢，兩國的照相師先就不相同，站定之後，他就瞪了眼睛，^①機攝取他以為最好的一剎那的相貌。孩子被擺在照相機的鏡頭之下，表情是總在變化的，時而活潑，時而頑皮，時而馴良，時而拘謹，時而煩厭，時而疑懼，時而無畏，時而疲勞……照住了馴良和拘謹的一剎那的，是中國孩子相；照住了活潑或頑皮的一剎那的，就好像日本孩子相。

馴良之類並不是惡德。但發展開去，對一切事無不馴良，卻絕不是美德，也許簡直倒是沒出息。「爸爸」和前輩的話，固然也要聽的，但也須說得有理。假使有一個孩子，自以為事事都不如人，鞠躬倒退；或者滿臉笑容，實際上卻總是陰謀暗箭，我實在寧可聽到當面罵我「什麼東西」的爽快，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個東西。

但中國一般的趨勢，卻只在向馴良之類——「靜」的一方面發展，低眉順眼，唯唯諾諾，才算一個好孩子，名之曰「有趣」。活潑，健康，頑強，挺胸仰面……凡是屬於「動」的，那就未免有人搖頭了，甚至於稱之為「洋氣」。又因為多年受著侵略，就和這「洋氣」為仇；更進一步，則故意和這「洋氣」

反一調：他們活動，我偏靜坐；他們講科學，我偏扶乩；他們穿短衣，我偏重長衫；他們重衛生，我偏吃蒼蠅；他們壯健，我偏生病……這才是保存中國固有文化，這才是愛國，這才不是奴隸性。

其實，由我看來，所謂「洋氣」之中，有不少是優點，也是中國人性質中所本有的，但因了歷朝的壓抑，已經萎縮了下去，現在就連自己也莫名其妙，統統送給洋人了。這是必須拿它回來——恢復過來的——自然還得加上一番慎重的選擇。

即使並非中國所固有的罷，只要是優點，我們也應該學習。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，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。我在這裡要提出現在大家所不高興說的日本來，他的會摹仿，少創造，是為中國的許多論者所鄙薄^②的，但是，只要看看他們的出版物和工業品，早非中國所及，就知道「會摹仿」決不是劣點，我們正應該學習這「會摹仿」的。「會摹仿」又加以有創造，不是更好麼？否則，只不過是一個「恨恨而死」^③而已。

我在這裡還要附加一句像是多餘的聲明：我相信自己的主張，決不是「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」^④，要誘中國人做奴才；而滿口愛國，滿身國粹，也於實

際上的做奴才並無妨礙。

注釋

- ① 覷：音ム，偷看，竊視。
- ② 鄙薄：輕視，看不起的意思。
- ③ 恨恨而死：指空自憤恨不平，而不去進行實際的改革工作。
- ④ 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：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五

日，作者在《申報》發表〈玩笑只當它玩笑（上）〉一文，批判當時假借反對歐化句法而攻擊白話文的人；八月七日，文公直在同一報刊發表「致作者」的公開信，說魯迅主張採用歐化句法是「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」。

賞析

一般傳統美德，或者社會上肯定的價值觀，是否即是毫無瑕疵，而可一成不變地遵守下去？老子云：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」原本是美的、善的東西，何以會變成惡與不善呢？癥結就出在「天下皆知」這個關鍵上。天下人如果都執意認定這麼做是好的，是值得褒獎的，那麼這項行為的價值早晚都會變質，因為執意的認定會排除其他不同觀點的價值觀，而誘發眾人均向此看齊，爭著模仿造作地做出同樣行為，好博得美名。

中國一向看重的溫良恭儉讓，本是好的，然而經過數千年來的薰陶，最後只變得要人人都養成「馴

良」的氣質，符合此的便是好孩子，相違於此的，即是洋裡洋氣的野孩子。卻無人細思：一味馴良的氣質是否可以應付人生的各種難題？一個國家，人人都是如此，萬一國難當頭，誰來挺身而出抵禦強敵的欺凌？

傳統的文化與美德，縱然只是墨守成規地依樣畫葫蘆，都已岌岌可危，何況再加上個人對外來文化的偏見，以及標榜著「愛國」的名號，更可讓原來的文化變成阻擋民族進步的障礙，於是演變成「他們講科學，我偏扶乩；他們穿短衣，我偏重長衫；他們重衛生，我偏吃蒼蠅；他們壯健，我偏生病」等負氣的行為。這對民族、社會的發展何嘗是一件好事？

作者魯迅擅長從反面剖析傳統價值觀，從中反省不適時革新傳統文化，對民族的發展其實不是一件美事，反是重重阻礙。魯迅先生的遠見，放諸今日的時代，面對當前的國情，不也相當適合？



問題與討論

一、討論中國有哪些固有的美德，放之今日，若不適度更新，會造成嚴重弊端？

二、傳統的文化與美德，應如何實踐才能適度展現它的價值，而不致過與不及？

第二課 喝茶兩篇

周作人
魯迅

題解

喝茶之一，此篇作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，選自周作人《雨天的書》。

喝茶之二，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《申報·自由談》，後收錄於魯迅《准風月談》。

此二篇同題散文，係由魯迅（周樹人）與其弟周作人所作，為文時間雖有九年之差，但從中可見兩人對茶文化的不同看法，周作人將喝茶視為生活中的悠閒雅趣，在於品鑑茶的色香味，甚而為喝茶一事定下詳細的茶規，也對搭配的茶食進行一番品評考究。而魯迅的〈喝茶〉卻主張喝粗茶，對喝好茶的瑣屑、細膩之雅趣不以為然。以茶的角度，可以窺見兩人尚雅崇俗審美觀念之差異。

作者

周作人（喝茶之一作者）（西元一八八五—一九六七年），浙江紹興人。現代散文家、詩人、文學翻譯家，為魯迅二弟，南京水師學堂肄業，留學日本。五四運動前後，曾任北京大學、燕京大學等校教授，也是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和主要成員，並從事散文、新詩創作和譯介外國文學作品。他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在當時影響甚鉅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。

其散文作品內容題材多樣，最具特色的有議論文及小品文。其中議論性散文，批評迷信、自大國民性的篇章，如〈民眾的詩歌〉、〈新希臘與中國〉；抨擊封建思想、習俗對女性的殘害，如〈天足〉。小品文也很多，最引人注意的是寫故鄉和北京的平常生活風貌、民族特色，這類小品文往往富含知識性、趣味性，用淡雅清逸的筆調，如〈故鄉的野菜〉、〈北京的茶食〉，寄寓一種清閒優遊的情趣。

周作人是現代文學史上一位重要的散文家。他一生寫了二十多本散文集，散文創作相當豐富。主要著作有散文集《自己的園地》、《雨天的書》，詩集《過去的生命》，《魯迅的故家》、《魯迅小說裡的人物》等，譯有希臘文學、日本文學作品多部。

魯迅（喝茶之二作者）詳見第一課作者欄。

本文

喝茶（之一） 周作人

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學講「吃茶」，——並不是胡適之先生所說的「吃講茶」，——我沒有工夫去聽，又可惜沒有見到他精心結構的講稿，但我推想他是在講日本的「茶道」^①（英文譯作Teaism），而且一定說得很好。茶道的意思，用平凡的話來說，可以稱作「忙裡偷閒，苦中作樂」，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，在剎那間體會永久，是日本之「象徵的文化」^②裡的一種